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六十三　　宋　潘自牧　撰

言語部

總叙言語

經言行君子之樞機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並易　惟口出好興戎　惟口起羞並書　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言語之美穆穆　皇皇並記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詩書執禮

皆雅言也並語

予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荀子孟浪之言莊子言不經非言也　言重則有法言輕則招尤並揚子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婦也淮南子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言心聲也揚子

史言身之文也左僖二十八年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左襄三十一年貌言華

記纂淵海卷六十三　　宋　潘自牧　撰

言語部

總叙言語

經言行君子之樞機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並易）　惟口出好興戎　惟口起羞（並書）　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並記）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詩書執禮

皆雅言也並語

予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荀子　孟浪之言莊子　言不經非言也　言重則有法言輕則招尤並揚子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婦也淮南子

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嚧嚧者莫如言言心聲也揚子

史言身之文也左僖二十八年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左襄三十一年　貌言華

也至言實也若言樂也甘言疾也(商君傳)誠有味其言也(西漢鄭當時傳)臣宣吶鈍于辭(鮑宣傳)

集言語階亂(禰正平賦)語到磨圭角(元微之)

本朝言不可以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叩之然後鳴鏗鍧鏜鞳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以為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不鳴亦為廢鐘鼓矣(遷書)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東坡)

謹言

經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　擬之而後言並易　猶胥
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書　慎爾出話　君子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並詩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記　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語
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老子　言有名禍揚子　后稷之廟有金
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無多言多
言多敗口是禍之門家語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谷子　言而非
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荀子非相

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列子言出不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反之不得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劉子

傳記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說苑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不可從而退也同上

史口無惡言東漢卓茂傳平均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唐書竇羣傳

集白圭尚可磨斯言為易緇選詩舌端之孽慘乎楚鐵劉賓客

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疴智不能明　我口之啓爾心之捫無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鍵以忍為閽可以多食不可多言　口兵之起其刑渥焉並同上　徒見要敬掉而獲爵不見魏其齚以可悲李德裕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韓文

寡言

經吉人之辭寡易君子約言記

史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吳主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畏憚如此吳志 徐羡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晉恭紀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阮千里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即辟之時謂之三語掾並晉書 謝安嘗稱美王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晉王濛傳

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瑯琊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輙歎息絶倒 衛玠傳

傳記古人之辭寡若含鋒刃而不敢動也 白氏六帖

多言

經躁人之辭多 易 小人先言 詩

予多言數窮 老子 禍莫大于多言 文中子 多言德之賊也

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 並同上 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

也淮南子蝦蟇蛙黿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人不聽之今鶴經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惟其言之時也墨子

史子産曰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左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同上司馬牛多言而躁史記多語耗氣劉洎傳

棊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文粹蛙黿鳴無謂閤閤祇亂人韓詩

言不徒發

經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並記）子蝦蟇蛙黽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人不聽之今鶴經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惟其言之時也（墨子）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淮南子）史東方朔曰談何容易（西漢）晏子曰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左昭二年）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

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琊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歎息絶倒晉書
傳記謝太傅一生言未嘗誤世說
集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韓文
善於言語
經言滿天下無口過孝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易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詩
子贈人以言重於珠玉荀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

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西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如何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敢西益宅淮南子

史楚子玉請戰晉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

二三子敬爾君事詰朝相見左傳二十八年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左昭三年晉叔向適鄭鄭鬷蔑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同上趙王新立秦急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后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見后盛氣而待之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竊愛之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曰甚於婦人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令媼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質於齊史趙世家王澄曰胡毋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後進領袖也樂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晉書並趙王閒出為燕軍所獲燕將因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

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令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出趙王養卒為御而歸秦紀

焦和清談干雲東漢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同上曹操執陳宫曰奈卿老母何曰宫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

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臣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絶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漢獻紀

孔融高談清雅盈溢官曹可玩而誦東漢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踴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唐武后

李昭德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

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姑立廟者也同上上謂李泌曰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零落臣無可報也泌曰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晟燧富貴已足茍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

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晟燧皆起泣謝

唐德宗帝苦溽暑命宮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然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乃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距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在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

外患已除海内賔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欝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唐莊宗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賈山借秦為諭名曰至言西漢並

失言

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並語子未同而言覸其色赧赧然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

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孟子餂音忝謂取之也

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鄧析子交淺而言深亂也淮南子

史墜言於吳西漢鄱陽傳蘇林曰墜失也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王商獨曰何因當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也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鳳大慚自恨失言通鑑漢成紀

王渾妻鍾氏嘗與渾共坐子濟趨庭而至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

笑曰鍾氏名琰若新婦得配參軍渾弟生子固不當如此耳晉書列女傳

傳記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世說

失問

子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者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

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孤謀裘與羊謀葢哉符子

史内史叔興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左僖十年

董仲舒曰昔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曰不可歸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前漢

集晉文公既受原於王而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也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宫不博謀於卿相而

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嗚呼得賢臣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 柳文

持論

經出言有章 詩

史議論通古今喟然動衆心 西漢鮑宣傳 為人長美言 西漢郊祀志 馬援善述前事皇子諸王聞者皆屬耳忘倦 後漢 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東漢崔寔傳 衛玠好言玄理過有勝日親友

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晉書）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應止此耳（唐書）李德裕謀議援古為質滾滾可喜（本傳）

集置言成範（選昭王碑）立言必雅（選集序）議論有餘地（杜詩）持論峯巒峻（劉賓客）

談辯（附游說）

子公孫龍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辯（莊子）

史有君子甚口左昭二十六年談辯如濤傾公天下辯士所居傾國史記項羽紀毛遂至楚定從而還平原君歎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百萬之師史記淳于髡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史滑稽傳齊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知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

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大亂田單遂屠聊城史記

魯仲連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漢紀荀悅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股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殺傷也鵠毛

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史滑稽傳六國既定從張儀能明其說復解散諸侯太史公自序陸賈天下名為有口辯士使南越尉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千金稱臣奉漢約史本傳隋何曰陛下使何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使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騎五千也史記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

以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史記項羽紀）言若懸河（通鑑隋煬帝）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伐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通鑑秦紀）游說　隋何至九江王見之隋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

於危亡之楚臣請與大王提劍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通鑑漢高紀游說

辯士蒯徹說信曰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同上

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曰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背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

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首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擒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之難測也（通鑑漢高紀）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通鑑漢惠紀游說）隋何至九江見英布曰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九江王曰奉命楚方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殺楚使（西漢本傳）飛談卷霧（晉書韓伯傳贊）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晉書）單

子春謂管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論難鋒起而輅荅對之皆有餘至日暮魏志裴頠辭論豐博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晉書本傳裴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同上謝靈運辭義鋒起王恵嘗與之談荀伯子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宋書鄭元璹口伐可斥唐書本傳記抵掌而談戰國策裴僕射善談名理渾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世說郭子元言議如懸河瀉水注之

不竭裴公之談終日不絶同上　戰國四駟說雲踴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睢反間而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史通知幾　田駢好談論時號曰天口十器　集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左太冲蜀都賦　四海齊鋒一口所敵魏賦　剖析毫釐擘肌分理選西京賦　飛辯騁辭選薦表　離堅合異之談選序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選文　辯析天口選令　辯言之艶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選狀　飛辯騁辭溢

氣全滿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孔文舉薦禰衡表高談雄辯驚四筵杜詩談論淮湖滄同上高談滿四座李太白集詞鋒犀利劉賓客談笑多味詞鋒不可摧並同上辯如懸河文粹五岳為詞鋒其辯若注其論若鋒辭源辯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並同上談柄發洪鍾溫飛卿一介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蔣子萬機論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

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韓文送石洪處士序 踔厲風發率當屈其座人韓退之作柳宗元墓誌

本朝賓王談鋒敵兩都 笑談謦欬生風雷 談辯如雲玉麈飛 高談破巨浪並東坡詩

敏於應對

子晉范獻子聘晉大夫欒枝後出遊恐欒枝之子報也行至津所問舟人曰君見欒枝之子乎舟人曰君修晉之政事欒枝子其若君何君若出入無度我舟中之人

與欒枝之子無異獻子遂以田萬頃賜舟人以貴其言

尸子又見尹子

史齊伐魯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展喜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楚伍參曰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周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並左傳）　口對應響無窮者（史張釋之傳）　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為寶幾何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倚相能道訓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為（國語）　梁王謂齊王

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王亦有寳乎齊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寳者與王異吾有四臣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慙齊世家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其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固宜使楚耳說苑

西漢王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西漢有專對材吉傳

本傳明帝問張重曰何郡小吏答曰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為門金城

郡不見積金為城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東漢靈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徳唐堯東漢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通鑑漢宣紀上官桀始以十九得幸為未央廏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通鑑漢昭紀祀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親屈萬乘辱臨敝里

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通鑑漢和帝紀吳王遣趙咨入謝帝問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通鑑三國魏文紀鄧艾見宗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蜀志阮孚謂卞壼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通鑑晉成紀馮延巳嘗戲孫晟曰公有何能為

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論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游戲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耶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通鑑五代晉高紀）

上嘗與杜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

超登内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通鑑宋太祖

魏帝甚重齊臣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通鑑齊太祖

梁王下詔將還建康胡僧佑宗懔劉㲄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荆州當出天子周弘正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

西豈誠良策通鑑梁世祖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愛公主也通鑑唐代宗唐僖宗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不免駁放通鑑唐紀太后名徐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通鑑唐武后李希烈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顔真卿對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通鑑唐德宗紀命蕭

復充山南等道宣慰安撫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
上謂陸贄曰朕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
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耶贄奏云
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為容隱從一等稍自回互
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悵恨也
同上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蜀志
鍾會造嵇康康不為之禮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

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晉書嵇康傳）時梅陶鍾雅數說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搥持我鈍搥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搥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搥（晉書祖納傳）袁宏有逸才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宏出為東陽郡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宏輒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

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晉書本傳孫綽作天台賦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同上何承天除著作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宋書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　何偃謂劉瑀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到千里答曰一蹴　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

路並同上 周盤龍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齊書本傳 後梁蕭歸降周武帝自彈琵琶令歸舞周武曰梁王乃能為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自彈五經臣何敢不同百獸後梁書 東魏以楊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深自言其名愔曰盧郎潤朗所以加玉三國典畧玉入因誤成誤 論難鋒生隨方占對北史徐廣傳 顔師古仕隋為尉楊素見其年弱曰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隋書 占對華敏唐書

宇文融神悟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唐書本傳）許敬宗孫伯彥昂之子也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伯彥為之常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新唐書姦臣本傳）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使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蓄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察黃裳驚視（新唐書盧坦傳其後李翺作坦傳云史河南知其捕盜黃裳為河南

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舊產公為捕盜盡察之也坦仰曰凡居官始終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下同見李翺文集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諫議大夫吾那律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新唐書本傳陸機詣武子武子前置數斗羊酪指示陸曰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時人以為名對世說孫綽齋前種一株松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

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為甘露所沾下為淵泉所潤當此之時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上並同

衛玠見阮瞻嘲之曰一言可辭何假三阮曰苟是天下名望可無言而辟何假於一言衛玠別傳

集應對如轉圜杜詩

本朝王荊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

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獨折之曰君言失矣臯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黙然邵氏晉謝朓知吏部選事有姓譚者乞官朓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對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丁用晦芝田錄

强辯

經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語子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莊子秋水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莊子盜蹠趙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荀子後序

史辭勝於理終必受屈（通鑑周紀）言足以飾非（史記殷紀）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劉向說苑）杜周為廷尉史客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西漢本傳）持詭辯以中人（西漢趙彭祖傳）王孫楚欲隱居謂王濟曰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晉書本傳）梁蕭琛御宴醉伏武帝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帝

曰豈有說耶即對曰陛下授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南史

傳記殷浩語孫安國曰卿莫作強口馬世說

脣吻

經尚口乃窮也易截截善諞言書口費而煩易出難悔記緇衣口多空言包煩數也

子探脣鼓舌莊子士憎茲多口孟子

史釋本而事口舌史蘇秦傳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

議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側目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西漢本傳）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前漢張釋之傳）以舌得官（西漢婁敬傳）灌夫罵坐（西漢本傳）陳湯利口不軌（西漢翟方進傳）好訾毀（西漢地理志）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通鑑漢成紀尊王尊也）樊伷頗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通鑑漢獻紀）漢桓帝末年甘陵有南北黨人之議

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通鑑東漢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東漢馬援傳品覈公卿裁量執政東漢黨錮傳集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東京賦一心百舌何紛紜文粹舌端萬變乘春輝同上利嘴迎人看不得劉賓客弄口鳴舌百葉書抄

巧言

經無以利口亂厥官書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詩巧言如

黄顔之厚矣同上　巧言亂德語

子惡利口恐其亂信也孟子

史巧言醜詆西漢劉向傳　李林甫忌文學士陷以甘言而陰

陷之通鑑唐玄宗紀

謗訕

經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語

史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史記秦始皇　敢為妖言以亂黔首同上

不入言而腹非西漢食貨志　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前漢　反脣腹

誹（南史）楊震曰損辱清朝塵黙日月（通鑑東漢）

本朝日月遭虧蔽（歐公詩）

謗毀

經流言于國（書）叔孫武叔毀仲尼（語）

子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其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稱其笞婦翁此聽虛而責響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劉子）

史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

左傳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史灌夫傳灌夫謂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西漢灌夫傳論議不右方進西漢翟方進傳師古曰毀短也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東漢列女傳横被口語西漢楊惲傳羊祜不附結王戎王衍二人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通鑑晉武紀樂毅王佐而被謗晉書邢郘善屬文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郘作謝表章有一貴勝初授官表翻與郘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謝表命郘作之翻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

客作表自買黄紙寫送之北史先是策賢良李宗閔牛僧孺皇甫湜條對甚直考第其策同居第三權幸惡其詆已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為唱誹唐書

傳記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春秋後語

集玉變為石珠變為礫毀謗使然也論衡積毀銷骨江文通書

吠堯謗舜燕公集大聖不過周孔然猶管蔡謗於前叔孫毀於後皮日休

緘默

子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嘿然而終日不言者子夏之賤儒也荀子人有多言者猶不脂之婦也淮南子

史括囊不言西漢公孫賀傳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東漢馬援傳

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東漢杜密傳上數有宣索仍勑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通鑑唐德宗馬胤孫爲中書侍郎時人目爲三不開口印門也通鑑五代高祖紀窮

治楚王英獄御史寒朗曰歸舍口雖不言仰屋竊歎通鑑

後漢

集鉗口卷舌江文通書正言不發萬國如封元次山謣謣非周

含容容類胡廣徐陵與楊遵彥書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李深之文

滑稽

經詭浪笑傲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並詩

予艾子見老嫗衣衰哭甚艾子曰嫗夫誰也曰彭祖艾子曰彭子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然又

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艾子）艾子海上見一物圜而褊且多足曰蝤蛑也又一物差小曰螃蟹也又有一物其狀亦類前所見而形劇小曰彭越也艾子曰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同上）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揚子）

史談言微中亦可解紛（太史公滑稽傳序）

楚優孟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死使羣臣哀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可孟入殿門仰天大哭曰楚國堂堂何

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史記滑稽傳　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二世笑之同上　秦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史記　東方朔滑稽之雄西漢本傳　朔紿侏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

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西漢東方朔傳滑稽則東方朔枚臯西漢公孫弘等贊東方朔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上大笑西漢本傳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

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東漢孔融傳

初渭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晉書

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異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世說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云艾艾為是幾艾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桓南郡與殷荊州作危語

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愷曰井上轆轤安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並同上 沈昭畧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昭畧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宋書 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為𡝩母同上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

耳極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唐書李濤善詼諧不修邊幅通鑑周世宗　馮道滑稽多智通鑑周太祖紀

傳記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飱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語林　李白戲杜甫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樂府解題

本朝祖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下來續世說　談詞最詼諧發辯如有神臨川郭祥正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謂坡

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祥正驚問之坡曰七分是讀三分是詩王直方詩話　張子野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往見之先令人戲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閙尚書耶　國子博士郭忠恕嘗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只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彌亞所親信任滿將去亞曰何以見教彌曰郎中才行無

玷但調謔過差亞笑曰君乃上官猯也如下官口何猯笑而去　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鬚其友驚曰昔日皤然一翁今則公然一婆（並遯齋閑覽）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也（東坡集石昌言字幼安）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張師正倦遊錄）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每得君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簡以圖報書來

入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李宗諤名談錄

不輕然諾

經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記子路無宿諾語

史已諾必誠史游俠傳序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史陳餘傳載貫高事已然諾西漢灌夫傳師古謂一許人必信之也自立然諾西漢張耳傳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前漢季布傳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通鑑漢光武孫策曰太史子義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通鑑漢獻紀范式

與張元伯為友二人春别京師以暮秋為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殺雞以待母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也言未卒而至後漢書

集共東延州信無懟仲尼諾選詩然諾之信重於布衣選註

三盃吐然諾五嶽倒為輕文註

不輕許可

經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語

史二荀論人久而益信魏志本傳

本朝狄青討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曰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青不敢不為之奏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皆青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歸矣南豐雜識

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義易不及於賢人坡文

輕於然諾

于輕諾者必寡信老子

史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兩漢匈奴傳注

集抗爽言以矯情班固幽通賦

記纂淵海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徐彩

記纂淵海卷六十四　　宋　潘自牧　撰

政事部

總論政事

經子張問從政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政事冉有季路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語

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老子　孟子曰君子平其

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孟子與物為春莊子哀公問政子曰政之急也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子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也者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境三稱其善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於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

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孔子家語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天先秋而後春乎謂之惡政揚子史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晉趙宣子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左伯禽受封之魯

三年而報政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史魯世家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㝡賢哉索隱曰子產治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净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故人不忍欺之西門豹以威化御俗故不敢欺之史記滑稽西門豹傳周公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魯世家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史秦紀子產相國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

年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史循吏傳）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史賈生傳）趙廣漢為京兆尹召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閒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其發奸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黃霸為潁川太守嘗遣廉吏察民事戒吏周密勿泄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後吏還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

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隱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訟田延壽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親族相責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後民莫敢以辭訟自言者　馮野王與弟立治行相似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敞守京兆尹市偷盜多敞乃召偷盜酋長數人見之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

召詰府恐諸偷驚駭願權補吏職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各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赭赤色也）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輙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置法由是市無偷盜（前漢書）

黃霸為頴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寛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前漢本傳）

吏民稱之不容口（西漢趙廣漢傳）

善政和氣立致猶桴鼓之相應也（西漢李尋傳）

薛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王尊為京兆尹拊循貧弱鉏耘豪強

龔遂為渤海民有帶持刀劍者

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西漢本傳 賈琮為交趾刺史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通鑑漢獻紀 杜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冣通鑑漢獻紀 張建封為政寛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通鑑唐德宗紀 侯霸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後漢 賈琮為兾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其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
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贓過者望
風解印綬去後漢范邰為浚儀令有二人挾絹於市互爭
令斷之各分一半令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
色於是擒之伏罪後魏書抱鼓不鳴東漢董宣傳卓茂為密令
隣縣及府官以為不治河南太守為置守令茂治自若
數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袁宏漢紀延篤為京兆尹政用寛
仁先是遑鳳為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張趙

後有三王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王行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　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死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衆囚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吏固争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嘆服晉書　夏侯嵏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傅琰父僧祐為山陰令有能名琰為武康令並著能名二縣皆

謂之傳聖時云諸傳有理縣譜　孔顗為長史性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然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父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一月二十九日醒也　傅琰仕齊為山陰令時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南史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善政術獄内穭生桃木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代者至有老人泣而前曰老人年九十經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

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泣涕　劉曠為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囹圄草生庭可張羅　高謙之為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𥨸遣使心腹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北史　宿姦老蠹為斂跡唐書　劉棲楚傳　崔咸遷陝虢觀察日與賔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為神　張允濟為

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幪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預即遣左右撤幪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柳仲郢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崔鄲為唐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涖鄂州嚴法峻誅不貸　子產賢者也為政尚累年而後成　裴

琰之為桐州司户吏白積案數百乃命連紙進筆為裁決一日畢既予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唐書

傳記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韓詩

外傳黄穆為山陽守有德政弟奐為武陵守貪穢無行謗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黄襄陽耆舊傳李果為洛陽令公正史

民畏之有劉兼者夜宿村邸聞户外曰古今正人李令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于他縣血食開户視之無人乃鬼神也漢武故事有一人持一疋絹到市賣遇雨而披覆後一人求庇廕授一人雨霽當別因爭是我縑大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君恩縑主稱寃不已宣因拷問後人伏罪風俗通

集老安少懐途歌里詠選碑垂愛景而字人穆薰風而扇物

仁風飄十地之雄惠露洒二天之渥駱賓王剸繁決

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　富庶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訑訑今吏詹詹公能馭之鈍亦為銛鈍亦為廉始絀以善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汙泆盡閒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漪漪合帶公池有公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輿聞京師　皇甫湜　政化平如水　頃來樹佳政皆已傳

衆口　政用疎通合典則杜詩賀公温恭克脩儼實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閒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寛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黄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遜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携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

非神明愽達孰能與於此乎　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　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　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李白）吏無奮緣以巧法人無怨讟以苦役　宣風一方覃化一州　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　宿蠹藏姦吐歘首服（柳文）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戸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老奸宿賊消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絶　威行如秋仁行如春　斂此大惠施于一州　持官持身内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

之於民使令家聽户視奸究無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稅節賦詩　櫛垢爬痒民獲蘇醒　地方數千里不

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韓文）赤車所至如春風變枯

責實繩下風稜言言　黠吏斂手齊民揚眉　執直

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劉賓客集）育物如春化人如

神（唐裴度撰諸葛亮碑）歌謠千里春長暖　剔刮根節銷磨頑礦

日教月化水順雪釋　手携暴虎貪狠化為耕牛乘馬

渤海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　千里封疆百口歌

詠 壺漿迎路襁負攀車 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樓日夜聞 印組榮光馬鋒鋩看解斗井閭安樂易冠蓋恆依投政簡稀盈閣功成每運籌 杜牧之集 廓千里之沴氣 白樂天序 膏雨吾土穠袴吾人 廉平清一之政繼聞于京師 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 縣遊分行百里春膏雨景星所至蒙福 白樂天集 人一知教欣欣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奸傲 若非袴襦之惠及其幼稚雞豚之養及其耆艾推赤心置人

腹中者安能化暴戾之俗　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

千里風交化行（文粹）臨機決滯有如影響（李深之文）雨苗均惠

風草馳聲（李義山文）股肱還入郡父母更臨州扇逐仁風轉

車隨零雨流（張說文）號令所加風清月明（孫可之）惠化境外

春（元微之集）百城萬井如衆草之得陽春不知其所以然也

（劉長卿）賴有政聲遠時聞行路傳　宿訟不決之務餘地

剖分疑獄自誣之枉光容立照（王維集）都緣民訟少長覺

吏徒閑　唯憑野老口不立政聲碑（杜荀鶴集）績最天下（唐貫

傳錄邑長不聞夜犬之吠　君長一城亦盡刋刻之美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　威令首途仁風載路　詠德之

聲盈耳碑選

本朝富弼移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三州

豐稔者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

得公私廬舍千餘閒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

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民所聚選老弱而病瘠者廪

之即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之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五日遺人以酒肉與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瘞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富公神道碑 趙清獻為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吳越大饑趙清獻公知越州盡所以

救荒之術發廪勸分而以家資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東坡撰神道碑爲政曾幾何清風自無垠欒城集誰與長官歌美政風摇松竹是歡聲山谷

循良

經子産猶衆人母也家語

子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淮南子

史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史循

吏傳序 鄭桓公友封于鄭百姓皆便愛之史鄭世家 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廪廪庶幾德遜君子之遺風矣西漢循吏傳 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後漢章帝紀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後漢杜詩傳 一夫得情千室鳴絃東漢循吏贊 劉寛仁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責之示辱而已東漢本傳 韓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頴川四長通鑑漢質紀 鄧攸有惠政罷郡日人入水攀

其船不忍別晉書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北史本傳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問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通鑑唐德宗

集始公之歷二千石也敦肅風教勞來孤惸決其蘊積洒其煩苛祥風甘露家濡戶洽李吉甫杜祐碑

本朝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陳後山　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早衙坡詩注云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題詩縣樓鼓云謾向樵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它如今幸有黃紬蓋𦘕出頭來放早衙

酷虐

經夫子曰苛政猛於虎記

子無惻隱之心非仁也孟子

史王温舒為河内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大者族小者死流血十餘里會春温舒頓足嘆曰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史本傳　尹齊斬伐不避貴戚政聲甚於寗成史本傳　姦猾窮治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史酷吏楊僕傳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諸侯二千石盡放温舒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史記　郅都嚴酷貴戚號曰蒼鷹為濟南守族滅瞯氏　杜周為廷尉詔獄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史本

傳韓非喜刑名極慘礉少恩史記張湯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史平準書自郅都杜周十人者皆以酷烈為聲王溫舒為人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史法煩於秋荼網密於凝脂西漢刑法志舞文巧詆以輔法前漢張湯傳杜周内深刺骨前漢本傳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西漢高五王傳獄卒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西漢路溫舒傳嚴延年在河南號曰屠伯西漢本傳甯成為關都尉出入關者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義縱傳搖手

觸禁（前漢食貨志）以鷹擊毛摯為治為河南都尉族滅其豪穰氏（義縱傳）尹賞為長安令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瓴甓為郭大石覆之名虎穴（西漢）網密事叢（西漢酷吏傳）析律貳端深淺不平（西漢宣帝紀師古曰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持法文深（西漢趙禹傳注）文致不可得反（西漢嚴延年傳）旁請他比日以滋益（西漢刑法志傳師古曰常文之外主者有所請以定罪也謂引它類以比附之）吏民觸法抵禁（西漢匡衡傳）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谷永傳）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連刺埶身無全者（西漢張耳傳）榜（音彭）箠磨於炮烙（谷永傳）寗成

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濕西漢本傳骨肉親屬莫不股栗杜周傳

樊曄為政嚴猛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後漢

鍛鍊之吏持心近薄東漢韋彪傳

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行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恣威福通鑑漢章帝

迹涉嫌疑辭相引逮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殺人如麻流血成淵通鑑唐武后

王弘義遷殿

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慄時制置獄於麗景門内入是獄者非死不出　周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　索元禮等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

椽闗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校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菓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縣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輙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通鑑唐武后

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通鑑漢隱帝

燕榮為幽州總管按部道次見蒺荆堪為笞捶命取之輙以試人人或自陳無

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乎榜捶如舊隋書

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脇截爪懸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寐號曰宿囚制獄作鐵籠聲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縛囚梁上縋石於頭

來俊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於死按事百不一貸鞫囚不問輕重

皆注醯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匽溺或絶其糧大抵非死終不得出 周興曰囚不服納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唐本傳) 王弘義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瓜無遺内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唐書) 李嵩王旭李全交皆酷京師號三豹(唐書王旭傳) 宋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宋書) 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灸三年艾不見屈突蓋(北史魏崔弘度傳) 羊祉天性

酷忍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唐書以深刻為奉公唐高季倫傳

傳記刻深寡恩戰國策秦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水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新序

集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霜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文選抉瑕刺骨文粹

本朝酷吏所至號鬼車坡詩

遺愛

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

史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仲尼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左

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說苑

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史商鞅傳

桓公有封鄭河洛之間人便思之史鄭世家

欒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漢郊祀志

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

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塟之桐鄉民歲時祠祭不絶（西漢本傳）何武為兖州刺史徙京兆尹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西漢）劉陶縣除順陽長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後漢書）秦彭為開陽城侯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東觀漢記）鄧訓遷烏桓校尉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

亦俱死耳（後漢 范曄）郭伋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

种暠為度遼將軍薨并涼人咸為發哀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後漢）

趙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帝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

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趙牧養小民通鑑漢宣紀　雒陽令廣漢王渙凡所平斷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為有神是歲卒官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道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陽為吏卒所鈔常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為立祠作詩每祭輒絃歌而薦之通鑑漢和紀　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王不聽百姓遂因時私祭之於道陌上通鑑魏明紀　狄仁傑為魏州

刺史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患人遂毁其像焉通鑑唐中宗　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就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通鑑後漢　諸葛瞻亮之子亮卒蜀人思亮之德咸愛瞻才敏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皆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譽過實蜀志　羊祜為荆州刺史祜薨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墮淚號為墮淚碑　祖逖病卒豫州士女若

喪考妣淮梁百姓為之立祠　羊祜卒南州人為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　王駿都督涼州後甍民吏樹碑讃述德美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晉書　羊祜卒參佐劉繪殷杜預曰昔召伯所憩愛留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晉書本傳　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有惠政百姓植碑頌美及敦美為洛州長史又立頌於兄碑之側號棠棣碑　韓愈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姓字

之唐書本傳

傳記姚元崇牧荆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間截留之天寶遺事

集桐鄉建遺烈選詩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齊故安陸碑永思清風歎息仁光陳子昂集勿翦棠猶在劉乂文集嘗為縣縣懐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莫不戴慕柳文涖止五載飲和華心東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觸必祝之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

翹翹瞿瞿盡西其首劉賓客　但愁徵拜日無那借留何劉長卿　況兹樂土嘗扇仁風式訪顛毛無詢憩樹吏盡攀轅之士民皆遮道之人緜以歲時深在肌骨李義山文　夢寐仁風花樹前元稹集　戎夷野祠配庶巷祭尚馳作諸葛武侯碑　稚老歌思如丹尚存杜牧之韋丹碑

本朝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三朝言行録　温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

蓋以千萬數神道碑

斂怨

經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召敵讎不怠書 斂怨以為德詩

予怨者禍之首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劉子

史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左 晁錯父謂錯曰口語多怨公何為

也通鑑漢文紀

傳記蓄怨積讎比於丘山新序

集閑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白侍郎　禍胎怨府

起自于商李商隱

揞斂

經剥牀以膚凶易　碩鼠刺重斂也蠶食於民貪而畏人

若大鼠也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箋云昏聚斂之臣　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詩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長

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大學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語

子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孟子 聚歛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荀子

史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左 頭會箕歛史陳餘傳 陸驗徐驎為大市令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朱异尤與之昵世謂之二蠹南史朱异傳 旁緣苛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西漢食貨傳 賦歛以趣辦西漢薛宣傳 言利事析秋

毫唐敬宗實録　敖天下之脂膏斵人生之骨髓東漢王符傳　鹽鐵使王播自掌鹽鐵正入不充而羨進相次侵求聚斂迫於星火唐敬宗實録　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通鑑唐穆宗　集刻剥及錐刀杜詩　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韓文　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文

風力

史豪彊慹之涉反服之漢朱博傳又陳咸傳動揺山岳震慴州縣西漢張良傳豪彊脅息嚴延年傳奮髯抵几西漢朱博傳貴游懾伏臺閣生風晉傅玄傳權戚縮氣唐魏謩傳屈突通涖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新唐書本傳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擁塞不得奏金吾白挺加宣語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通鑑唐玄宗

李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通鑑唐憲宗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通鑑唐憲宗

集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司馬長卿上林賦 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選碑 野無遺寇選銘 老姦宿贓消縮推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絶韓文 當街一叱百夫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兗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柳詩 擁傳從北來飛霜日千里 黠吏斂手劉賓客 綉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横秋霜李太白集 四面風動一道地裂文粹 本朝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姦將坡詩

不畏强禦

經維仲山甫不畏強禦詩

史當官而行何強之有左申屠嘉為丞相太中大夫鄧通方隆幸愛側倨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為檄召通詣府不來且斬通通詣府嘉責通曰吏今行斬通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史申屠嘉傳

石奢堅直兼正無所阿避史記本傳

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史酷吏傳

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趙奢傳

摶擊豪強西漢翟方進傳

専厲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西漢趙廣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 漢傳

鋤耘豪強 西漢王尊傳

郅都為濟南守先誅瞷氏三百家豪猾餘皆股栗 前漢本傳

鮑永為司隸校尉鮑恢為都官從事抗直不避強禦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貪殘無道懼罪逃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

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殺之 東漢

張綱奏大將軍梁冀曰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 本傳

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上天不赦大辟宜加書奏京師震恐　元日朝賀梁冀威儀不整侍御史陳翔請收罪後漢司隸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石顯等顓擅權勢大作威福為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懐邪迷國蕭咸私謂王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通鑑漢成紀光武謂諸将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

私諸卿也（通鑑漢光武紀）竇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附阿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按罪（通鑑漢和紀）群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不疑有愧色（通鑑漢質紀）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

賓客布在縣界以請托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将軍處上将位方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與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與客為人害者數十人（通鑑漢桓紀）下邳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通鑑漢章帝紀）韋澳為京兆尹鄭光莊吏恣為閭里患積年租稅不

入澳執而械之通鑑唐玄宗紀蘇良嗣遇僧懐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懐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通鑑唐武后武三思嘗以事屬宋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獨不見産禄之事乎通鑑唐中宗紀太平公主與僧寺争碾磑雍州司户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同上宋璟為

吏部尚書李義府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强禦請謁路絶通鑑唐玄宗紀 柳渾雖為韓滉所薦正色讓之曰老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嵗而罷今公又甚焉滉愧為之大霽威嚴通鑑唐德宗紀 李義府恃寵逼殺大理丞中丞王義方對仗叱義府令下三叱義府趨出 裴諝為金吾時禁屠郭子儀隷人殺羊諝列奏狀上以為不畏强禦唐書

傳記趙琰為青州刺史應置小甕得貴要之書投於其中華陽國志

集西達理輪震相威於權右王駱賓 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之斂手陳子昂集 摧宿豪如薙草視大權如壓塊唐王維文 剛不避强陳子昂集

陵善畏惡

經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詩

史王温舒為人諂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遇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史酷吏楊僕傳 違强陵弱非勇也 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水懦弱民狎而

玩之　法禁屈撓於埶族恩澤不逮於單門東漢趙壹傳

抑强扶弱

史王尊為京兆尹拊循貧弱鉏耘豪强漢本傳　嚴延年為河南守其治務在摧强扶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前漢　張湯為廷尉所治即豪强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前漢本傳師古曰下戶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之得湯言往往釋其人

集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左太冲詠史詩

任責

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或盡瘁事國或王事鞅掌職思其憂詩 各司其局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邑邦危則亡之記

子食人之禄必憂其事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家語 今有受人之

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　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孟子

史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左

觕舉僚職西漢叙傳觕與粗同

李廣嘗斬贖為庶人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食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西漢

郅惲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後漢書

羊祜在軍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脱將軍之安危亦國之安危也胤今日死此門乃開耳晉書

劉行本性剛烈周武時為掌朝大夫典筆硯承御大夫取以進及行本將進承御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曰

臣既不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隋書房玄齡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通鑑唐太宗紀傅玄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寢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通鑑西晉世祖徐有功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黄落而此

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通鑑唐武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即於黄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云批敕通鑑唐憲宗紀　武三思求為太子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何者不為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通鑑　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横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

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通鑑唐憲宗紀）韋思謙曰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得碌碌保妻子耶（唐書本傳）段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曉帝嘆曰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唐書）韋思謙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

韋思謙擢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揺山岳震慴州縣為不任職唐書本傳

集城尉不弛柝選西京賦豸角當觸邪白侍郎大廈如傾要梁棟戮力效鷹鸇杜詩

本朝視其尫羸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坡集

任怨

史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子産為政

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左

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殁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它日終為人利通鑑五代周世宗

本朝王曾為相常曰君恩若已出怨當誰歸魏公別録

杜衍字世昌慶歷四年拜相力止內降之敕時有權要干請者上曰朕內降不難然宰相衍公正介執必不出敕或

有不得已而降言行皆收之俟及十数即封還之上嘗曰衍助我多矣名臣傳　歐陽脩尹京兆寵貴犯禁令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言行録

不勝任

經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易　九載績用弗成書

子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

史墮弱不任職西漢息夫躬傳　屋大柱小可為寒心西漢李尋傳

集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柳文

尸素

經尸厥官罔聞知書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詩無功而受禄　處其位而不履其事記

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知竽者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吹食禄韓子　主民翫歲而愒日左愒苦蓋反翫又作玩皆貪也　尸相取充位西漢張湯傳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　曠職

尸官西漢許后傳　持禄保位西漢匡衡等贊　拱默尸素西漢鮑宣傳　尸位

素飧（西漢朱雲傳）　蹜蹜廉謹備員而已（西漢）曠貴最久（西漢史傳曠官）

（閒曠貴）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通鑑漢高后）　馮肩孫

為中書侍郎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通鑑五代漢高祖）

盧懷慎與姚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

謂之伴食宰相（通鑑唐玄宗紀）源乾曜拜左丞相李紘杜暹知

政事乾曜遂無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玄宗實錄）

傳記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史通）

集空食疲廊肆（選詩）濫吹乖名實（選雜體詩）食焉而怠其事必

有天殃　月費俸錢歲糜廪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　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鼠雀偷太倉韓集　素餐無補益朱紱虚纒繞白集　受若直怠若事柳文

趨事赴功

經一乃心力其克有勲書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詩　樂事勸功記

子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韓子　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荀子

史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左傳）自詭效功（西漢京房傳）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明之地哉（西漢鮑宣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鋭當矢石啓前行（西漢終軍傳）鄧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通鑑漢平紀）范滂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後漢本傳）王莽敗赤眉賊衆至鄧禹引退師衆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題其前後亂着器中令各探之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

宗豈辭難就易乎（後漢）祖逖劉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本傳）陶侃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蒱博具以投于江（晉本傳）陶侃荆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弃也（通鑑晉武帝紀）隋大将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爪蒂歎

自奠治黄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為前鋒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通鑑隋煬帝紀韓滉曰今兩河無虞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通鑑唐德宗紀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疾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省平章政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通鑑唐太宗紀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甞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内有所記則書於盤

中比老不倦或寐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墻之外以警直吏者通鑑後梁均王

集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選傳奕論　爭先萬里途鮑昭東橋詩　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韋應物集　志士中夜心良馬白日足賈閬仙集

避事

史縮肉女六切　不任事之皃也西漢五行志　袁粲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閒居高卧通鑑宋紀　謝

朏求出為吳興太守置酒数斛遺其弟瀹書曰力飲此

勿預人事 通鑑齊明帝紀

記纂淵海卷六十四